七十二家集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十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書

喻袁昂手書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

正伐罪吊民至止以來前無横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群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兹辰且苑岫申胄久薦誠欵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牉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延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豈見牧豎咸謂其非求之

明鑒寔所未逮今竭力督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袁昴答書附

都史至辱諭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

吳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
役近奉勑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
屆止莫不膝祖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
以内撥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
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𥨊其愚默寍沮衆
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
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
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
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

心忽其所居誠推理鑒猶懼威臨

袁昂入梁後謝武帝啓附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揄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

寔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賊人學行何服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彭殤祿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鳳曆奄撫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頑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

桀遂乃頭犂鉏赭斂骨吹魂還緇黔黛濯疵
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旣洗雲渦邊沐古人有
言非死之難臣之所荷臍古不書臣之所死
未知何地

與蕭寶寅書

寶寅本齊建安郡王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寅潛逃入魏封齊王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寅爲鎮東將軍拒之高祖乃書與寶寅寶寅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魏朝爲之報答

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壯寇華陽地絕一隅内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勸討睮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強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毋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

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罹茶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

珍國已建大事實賴于胥屢動宸機追樂推之
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
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
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
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
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
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
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
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詶答終無盡日邊邑爭

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較計繼伯既
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
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
倜儻之心早懷縱横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
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
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别當遣軍
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屛侍送卿國
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
思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

答蕭穎胄書

高祖將起義師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使就蕭穎胄以襲義陽及至巴陵高祖遣王天獸齎書與穎胄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胄乃斬天獸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遽便進兵恐非廟筭高祖答之發襄陽穎胄領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

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與何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宦自東徂西暱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遊曳裾儒肆寔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克黜釁禍思得膺卷謗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

放入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紱但
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徃識禍萌寔爲先覺超然
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巳
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
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答陶弘景論書書一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麁健恐非真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陶弘景與武帝論書啓附

奉靑左右中書復稱有能者惟慰喜賛夫以含心之荄實同灰鍾吐氣今旣具上體妙爲

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抱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

適伏蒙　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

取亦請倂俱了日奉進雖此諸書是編章體

臣今不辦復得脩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

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未存其顯中精要而

已

答陶弘景論書書二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徵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

和骨力相稱婉婉嫒嫒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閒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乖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其於是乎累真矣此

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陶弘景與武帝啓附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賛過爲淪弱許靖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奬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

祕護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闕願仍以奉

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

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

惟急就章一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

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賫

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

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

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

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

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帙訝無已
天府如海非一錙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
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寔以告幸若非
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愽涉而不能精昔患
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暁愛隸法又羨
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内識解不能周
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寔可媿耻毎以爲
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使欲鬭
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懃默不敢復

以虛朋塵觸譴於此題事遂成煩黷伏願聖
慈照錄誠懇

答陶弘景論書書三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旣而所未可知恐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復當以點畫波撆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

陶弘景與武帝啓附

第一卷中有雜跡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

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悸
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
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
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
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
散失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
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者

答陶弘景論書書四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弘景與武帝啟附

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書不盈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

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璘璣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屆比世皆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涅而不緇不過數

族今奉此論自辯自嘲未免違滯願以所摹
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賛
仰賜雖有益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
子翊以學往來因之有會但既在闇恐或已
應聞知摹者所裝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
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
隨名借老益增美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
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
運手與筆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

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皆許
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蒐採今論者云
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
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
蒙見賜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
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
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
希謂學鍾妙仰惟殊恩

又陶弘景啓附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
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郗吿靈
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
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
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
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
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
比郭摹所得雖麤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
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

裝之例復蒙垂綸至年末開否此澤自天直

以啓蕃非敢必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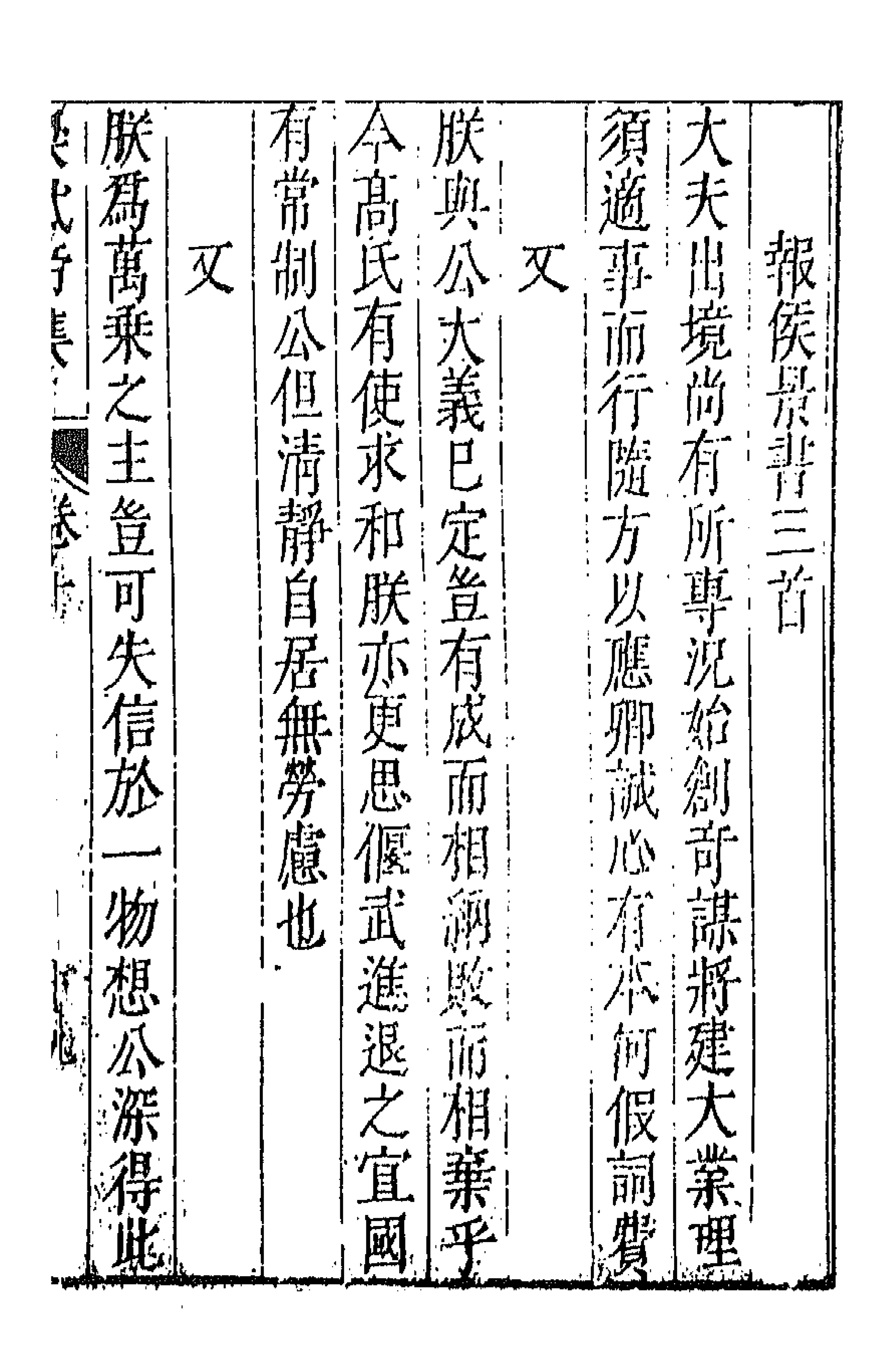
答陶隱居書

知欲從卜想詣請幽勝謀及耆龜但遷徙之日

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疑將勝居地其不滅也

與始興王憺書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報侯景書三首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又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剎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

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

心不勞復有啓也

脚氣帖

數朔脚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妥曲復當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興也知何時再言話報之

曹鄆州帖

發輒行人最令封如別曹鄆州近遣獎士眞領
三百人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
指白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十一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序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日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

求珠之心開覩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寔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記

立神明成佛義記　沈績序并註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
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違故也
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
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
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
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
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

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
浮談聖玉藥以玄符御㳒大寶覺先天聖則
覩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搆義橫流徼敘繁
緜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
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發
法音用忘寢疾而閑情難曉關理多疑至於
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覩
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徹竊
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罪

故行雲徘徊獨感美音之和游魚踴躍偏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敢以膚受謹爲注釋兹伊錐管用窺天奧庶幾固陋所以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續曰夫愚心開識必發大明明明不欲起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爲本四信以不違爲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 臣續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邪莫擾 臣續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

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信立則內識無疑臣續曰識者心也故成寔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臣續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古顯乎下句也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臣續曰神而有盡謂神乎故經云吾見灰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妙果體極常任精神不免無常臣續曰妙果明理旦是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任者也臣續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豈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比

在即時生老滅矣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與後者斯
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緣非
是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經云心爲正因終成
佛果臣績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因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
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又
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
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
本之性不移臣績曰陶冰壓礎本識則明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非變之謂
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神明本昧即故以無明爲因尋

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續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明辯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旣謂無明則義在心矣

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

臣續曰明爲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謂無明因斯致稱豈干空也哉

乃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興用無明心義不改

臣續曰旣有其體便有其用語用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者也

將恐見其用興便謂心隨境滅

臣續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卽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卽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卽迷其不卽便謂心隨境

法故稱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從來曾論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若見其類續為一故舉大善所相續之迷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牖心莫改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斷其本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臣績曰若

善惡互起皆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古故舉此要文以曉群惑　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　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變之於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之於後也　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　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倏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臣績曰成佛倏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輿𪀦東行記

有覆船山酒盟山南次高麗山傳云昔有高麗國女來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海神撥船覆酒流入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盡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擬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並須拔擢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

賜到瀎連珠一首

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盡

箴

凡百箴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一作止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儼惟率下直惟厥正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貞勿恃爾尊驕慢潛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恤[illegible]

月盈則虧祟山落峪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
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
勿謂人微而以自輕張他疑爲卒李衡爲兵忠
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黄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
内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肉甯戚飯牛傅
說版築皆王覇師世受爵祿誠爾凡百勿戾勿
昏人無貴賤道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卑疑
克家棟梁唯斯爲吉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
諸身無假遠觀猗與哲人勿謂斯難

銘

硯銘

青檀德舄

假蹊圖心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歷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諱夫任是司牧惟能是受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民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

墜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遠率岳牧之君蹶角
頓顙匡救無術卧薪待然援天靡訴譯投袂星
言推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衛
膽嘗褒覆饑衡豎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
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建有厥勞而碁緯呈祥
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
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
罔不和會於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
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諱自

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睠俯惟億兆之
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
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
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
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
惟明靈是饗

捨道歸佛文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喩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登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

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於三界而爲導道
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
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涅說圓常且復潛
輝鶴樹闇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値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
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
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
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
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

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弟子蕭
衍和南

邵陵王綸上武帝捨事道法啓附

臣綸聞如來巖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
蕩蕩顯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
凡揮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洮生死之
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
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
之方無盡並氷清日盛霧斂雲除爝火盡光

塵埶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田冥導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懆觸而知廻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緘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改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遊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

顯宗一乘之吉川廣十地之基是以薦神廻向俱顯正識幽顯靈祇普蒙誘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擇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伽藍精舍寳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植甘果栽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令啓迷方粗知歸向

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金剛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爲殊失就無求也爾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眞空之以空之未

是明其妙真俗同契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欽恒沙衆生皆為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

群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

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遂得巳利燕諸

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摩訶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眞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與眞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舍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寔法唯一眞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寘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淸淨但

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
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
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撫受兆民彌
覺萬幾成累每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
乾歎四生之偵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明世間般
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
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
諸衆生離染著相廻向法喜安任禪悅同到香
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

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十二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文

斷酒肉文一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正佛法是黑衣人事廻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

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

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
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
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
戒旣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旣受戒已輕
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
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
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
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
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

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直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巳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

所目來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殺此亦非嫌
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
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
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必不違背今出
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得自噉以錢
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
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
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
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

水殺網䍣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

愧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
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
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
人施與如已法受鳥戒人受鳥戒施受鹿戒人
受鹿戒施鳥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
終不覆戒受鳥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
能若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鬪擬惡
門入即噉肉集衆若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
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

失其正性成此別氣報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報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今不遵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

今日幸可不依云何出家人而應自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葬正法行於邪道長養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

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熏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

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最處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䟦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

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
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
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
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
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
聽涅槃經爲當曾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曾聞
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
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况非自死
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不從師教經言

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
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
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
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
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
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
生六欲天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
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
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

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
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
根聚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
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肉者是障
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
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
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
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
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

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

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臭腥脩聲聞辟支佛道鴟鴉嗜鼠蝍蛆甘蝟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寵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懲懲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

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鬥示此處不殺水陸衆
生同名爲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
脩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爲近切
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
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
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
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
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
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

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刳腸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劓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衆生是瘂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衆生是痞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

食衆生是癎因噉食衆生是瘦因噉食衆生是
痛因噉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
衆生是痲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
因噉食衆生是瘦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
生是豈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
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蝱因噉食衆生是遭毒
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
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
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

生是胸痛因啖食發生是背痛因啖食發生是手痛因啖食發生是足痛因啖食發生是髓痛因啖食發生是腸痛因啖食發生是筋縮因啖食發生是胃反因啖食發生是脈絕因啖食發生是血流因啖食發生是咽塞因啖食發生是喉痛因啖食發生是風病因啖食發生是水病因啖食發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啖食發生是五臓不調適因啖食發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啖食發生是癲因啖食發生是狂因啖食發生乃至

是四百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
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歷因噉食衆生
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
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
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
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
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
是繫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
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

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
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
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
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苦因噉食衆生
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
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
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
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

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
四千兩千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兩千
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
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
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
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
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
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
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

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

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於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

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啜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惡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

或在惡鬼中或在畜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
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
作留難設令脩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
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脩戒脩
定脩慧脩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
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
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
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
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

善思方便

斷酒肉文 二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脩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

作菜食往將恐薅帝惡賊佛法怪坐弟子是諸
法師當見此意

斷酒肉文 三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巳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戸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

若爲寺家自相亂擧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揵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究老舊者究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恣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

空諸佛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脩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延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

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脩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充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擲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

君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於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淸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

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
令聽經法者如說脩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便
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
問若有容受不如衆治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
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故鹿頭及羊肉等是
事不可悉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
科別宣意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

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若不能遮止況復飮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

菩薩以爲菩薩施菩薩中重爲方便食菜于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溢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恐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

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塗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挑甘魚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敢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

有留難內外眷屬與相嬈作所以行者思念魚
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
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
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懶惷好生貪求
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
行似懃內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
善皆悉覆藏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
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為
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從

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請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與爲善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